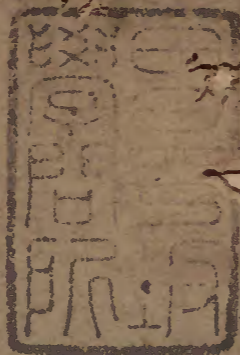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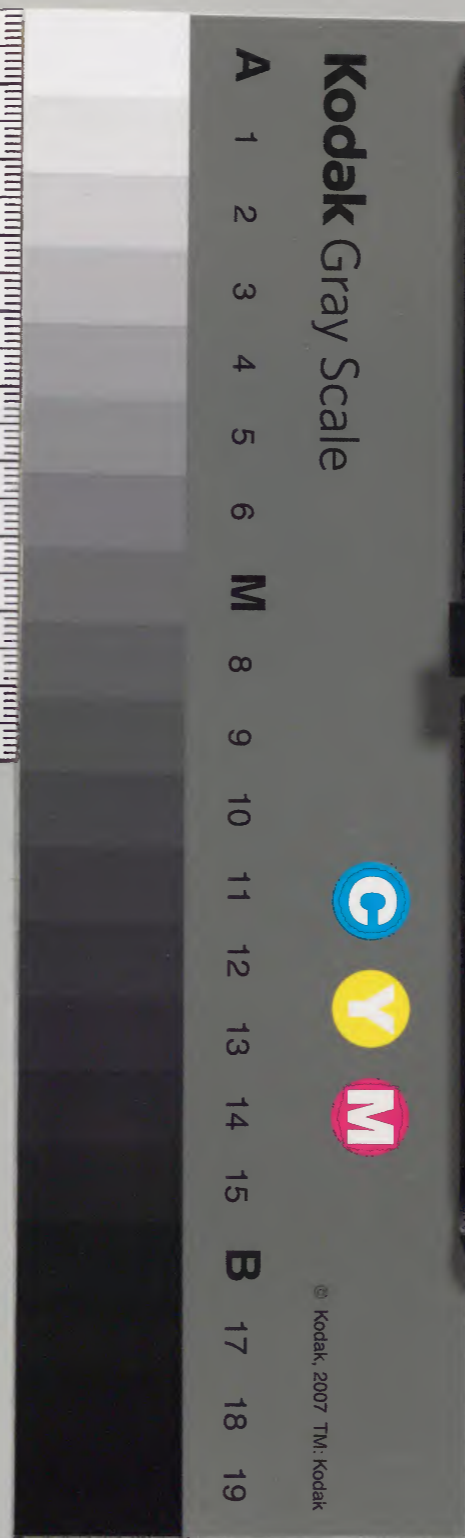
十九卷之廿二



		五〇二	漢書門
二	四	〇	
八	二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内			
二	五		漢
九	〇	二	
三	二		書
一	八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20	
冊數	28(9)		
函號	279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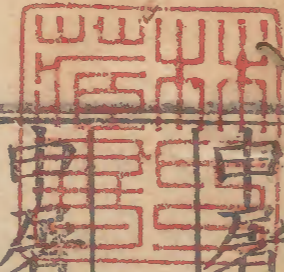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申屠鮑列傳第十九

申屠剛傳

後漢書二十九

淺草文庫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
 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仕郡功曹平帝
 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
 交官剛常疾之為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也衛姬平
 族皆不得至京師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
 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譴錯此天所以譴告
 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
 也懼敬也刻刻猶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

嘉靖八年刊

宗

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

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

鼓上為幡也南子曰禹縣鍾鼓磬鐃置以事者振經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四門之路明四

者以事者振經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四門之路明四

目之義也九安國注尚書曰開關四方於四方使下無

也雍塞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

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王入無新唯仁之親

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

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

還政成三宜其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

國流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

今聖主幼少始免強縹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

也縹被也縹或作裸也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

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

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之廢不錄或處

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

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

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

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

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

加後伯禽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

京師者也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命也一常之教也尚書

數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一亟遣使者徵中

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衍四族裁與冗職

也冗散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

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

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遠背大義

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

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

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

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

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疇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尚書

曰立功立事嫌可以永年也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

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

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

於萬乘者哉列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

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救肉手捫心知

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

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

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

馬語其家作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

嘉靖八年刊

黃球

日

黃球

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

其已至又無所而久疑不決父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

愚老之言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

歸與嘉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

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

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

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

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動軍發

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

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

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

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

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

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徵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

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

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

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

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朝乘輿輪帝遂為止剛謂

止車輪也王逸注時內外羣官多為自選舉加以法

嘉靖八年九月 後漢書卷之七 黃球

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推樓臺曳於前羣臣
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
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
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傳 子昱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任

司隸校尉為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

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

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去音丘反初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

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

誅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

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

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

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王者封五色土為社

面十與之燾以黃土直不能守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

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

者興欲謂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

佩刀截馬當匈乃止當匈以車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

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

書僕射行大將軍事符節將共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

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求至河志不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

封為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求雖為將率而車服敝

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求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

加不者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

夫諸大伯風俗通曰諸姓齊持節徵求詣行在所求疑

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

日案文傳合當作舍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

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

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也帝見求問曰卿眾

所在求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眾

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

未拔帝謂求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

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求諫議大夫至懷乃說

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求說

求對賜求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

將屯兵於魯侵北本殷頑人所居也固辭不受時董憲裨

害百姓乃拜求為魯郡太守求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

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

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求

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

嘉靖八年

文選

三

黃球

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入衆修鄉射之

禮請豐等其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

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未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

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未

以吏人疾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

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

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乘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

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

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

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

中郎將來歎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

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

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

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

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

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

求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

東西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

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

推牛上苟諫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

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

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

歆坐事建武計五年歆求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

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

皇詔書迎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未

精神亦已勞矣近臣其以永為兖州牧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

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譬猶

曉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諂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方直也君子之

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

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

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

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

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入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

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

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

布也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

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

皆重封尚書令重封唯赦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

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獄

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决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爲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唯帳除子得爲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青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太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繫者千餘人恐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

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

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父者至十數年比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

七卷决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年

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

荒灾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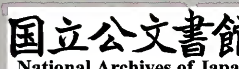
乃修起橫舍橫學也字備俎且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又作費

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

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

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

闕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



于家

鄧暉傳

鄧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鄧都汝南有鄧

君章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鄧音之日反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

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睦孟專門教授見儒

傳林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暉乃仰占玄象歎謂

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

爾雅曰中央鎮星東

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熊尾之宿楚之分野漢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荆州故爲漢分也

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

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逮並素好士

王莽以穎川爲左隊郡守爲大夫逮姓並

名風俗通曰逮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逮音錄

暉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知

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

鬻自鬻也

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

成天德並竒之使署爲吏暉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

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

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傳說也

仲父管仲也

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

俛首裹足而去耳

暉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鄧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

踵躄盤裂裳裹足

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

機衡此也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

卷

求

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

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顯表紀世圖錄豫設紀年也

如陶匠之成眾品者也顯表紀世圖錄言天豫設圖錄之書也漢歷久長孔為赤制言孔丘作緯

顯明帝王之年代也漢歷久長孔為赤制言孔丘作緯不使愚惑殘人

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是也不使愚惑殘人

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

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垂戒

或並在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享受也永長也

漢分也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漢家受天長命

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之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

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

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陛下

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

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

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

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

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

同郡鄭敬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

疑山焉舜之所葬也在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

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

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

-7 155 32 864" data-label="Text">

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

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

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

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故能

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

殷號也旅衆也如林言衆多尚書曰將軍如何不師法

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

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

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

皆下七年後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惲耻以軍功取

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

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

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

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

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

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子張但自擊而已目擊謂熟視之也莊

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縣令不欺真自首詣

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

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跪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

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當敢以死明心惲若不

刺也明 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歛請為功

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

時臨享禮訖歛教曰西都督郵繇延繇姓然繇之後繇字天資

忠貞稟性公方摧破為凶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

功顯之于朝太守敢烹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

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儀者觥罰爵也以角屬愀然前曰司正舉觥司正主禮

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負而內實柔弱也朋黨構姦

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慙慙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

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歛色慙動

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

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奉觥受

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

不行庸用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曰股肱

哉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惲自責不忠故豺虎從政

莫重焉請叔惲延以明對虎貪獸以既陷誹謗比繇延也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眾顯罪

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

言忤歛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

其執必還言歛後必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

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

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

為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歎也言歎

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

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居數月

歛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

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

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平將為巢許乎而

父老堯舜也若為巢父許由則以敬曰吾足矣初從生

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謂來歸為松子

神農時兩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

帝少女追之今幸得全軀樹類有胤嗣還奉墳墓盡問

學道敬汝南人今隱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

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

是告别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遠徵不到謝沈

敬開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這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

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

辭病去隱處精學城政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

門琴書自娛老武公車徵不行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

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陽城東面帝常出獵車駕夜

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大明遠遠

嘉靖八年

後漢書

十四

求

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憚上書諫

曰昔文王不敢繫于游田以萬人為憂繫樂也尚書無

繫于游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

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

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參封縣屬後令憚受皇

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憚乃言於帝

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

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此卑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

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

已帝曰憚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

也左右猶向背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憚乃說太子

曰又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

臣反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魯參妻為梨蒸不熟因

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春

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咎退身

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替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憚

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

人失火初匍匐極上以身行火火為之滅憚甄異之以

為首舉後坐事左轉長長求城縣北一名臨離城東觀

記曰生而長沙太守張益多受遺又免歸避地教授求

吉和靖八年刊

謂隱遁也東觀記曰守丞韓嬰受大盜下仲錢阿擁
之加答入百不死入見韓仲建韓怒以所發威我推
龍龔出怨對遂免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

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案察

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

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

劾傳相於是藩國畏懼亦為遵節視事二年冀土肅清

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

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

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

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

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

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

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引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

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

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

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

之曰臣聞聖王關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

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禮記王制爭

臣七人以自鑿照孔子曰天子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

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鄧壽
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
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
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
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
盛猶謂謗謔以昌不以誹謗為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
士之謗謔武王謗謔以昌般紂嘿嘿以亡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
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
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鼓言非為壽也
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

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
耀云道德純備謂

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啟謬豫機密言所

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

得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沉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
號咷而

後笑謂初申屠對策鄧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申屠鮑鄧列傳第十九終

後漢書二十九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二十九 黃球

蘇楊列傳第二十上

後漢書二十上

蘇竟傳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為博士

講書祭酒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

善圖緯能通百

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

劉歆曰按郡

無中尉當作都時匈奴擾亂北邊多懼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

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

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

隨姓弟名也弟

音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

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

陰縣名屬南陽郡故

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按前書及

向曾孫今言歆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

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大故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

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

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日削書刀也研

見音午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劉歆為王莽竊自

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惑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

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

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

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共圍趙智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日莫日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

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陳平

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陳平

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

時屈節北面延牙延牙字牙屈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

日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先世數子又何以加謂智果君

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

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

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未學

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

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異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

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

漢赤制秘經幽秘之經即緯書玄包幽室文隱事明

嘉靖八年刊

也言緯書玄似
室文雖微隱事
言漢承唐竟劉
莽篡奪一時暗
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

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分裂莽身支節肌肉鬻分三輔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

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

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

也篇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

大白星北方辰星中央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太白

出入過度榮惑進退見熊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

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

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尾為

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東海董憲迷惑未降

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榮惑應此

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於今

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

作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帝宮星也裴回謂縈繞淹留躑

躑謂上下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

煌北南或盈縮成鈎或偃蹇不禁也也偃蹇高而明大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三

秀

無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

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

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

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

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畢西方宿也王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

兵於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曆法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

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春秋合

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

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

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

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

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如何怪惑依而恃之

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

不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

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

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景帝之悅濟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北以不從吳淠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

之從封為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

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

所壞人不得支也支持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

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屠羊

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從亡者及屠羊說屠

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茅焦干

秦豈求報利秦如皇遷太后於咸陽宮又撲殺兩弟

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

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

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錄注曰

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

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

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

七十卒于家

揚厚傳

揚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

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裘中

說文曰綈厚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

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

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都者舊傳曰統

續舉河東方正拜神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建初

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

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袁山松書曰統在縣休

生於詩舍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

內識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

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

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恩養加

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

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

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

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為諸王子多在

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太后從之

星孛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郎太后

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死歸素山松書曰鄧后問

應輔臣以不對曰不復習業捷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

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

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

百五十年之厄春秋命曆序曰四百年之閉四門聽

七宜蠲法改憲之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道也及消伏灾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

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

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

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

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

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

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

夏洛陽大水殺千餘人至冬承一雨殺灾太尉龐參免荆

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

受禍陰私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裴信侯李元等構姦廢

退附順帝乳母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達等復坐誣罔太

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灾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

關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

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

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

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

后詔備古禮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

和二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

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廟郡文學掾史春

秋饗射常祠之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二

一

瑞

郎襄列傳第二十下

後漢書二十下

郎顛傳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

風角星筭六日七分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

善天文筭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

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

者一卦六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

日七分也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

吳縣名屬會稽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

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

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顛少傳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二十一

黃琰

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
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
正不就順帝時灾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乃
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灾符所以譴告人主
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灾異
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
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
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
行火令則灾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伏惟
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灾除也伏惟
陛下躬日昃之聽温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概悔大
地易復卦初九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

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

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

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

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

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

素籥虛而不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灾陽嘉元年冬恭

建元元年秋茂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

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灾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

陰侵陽厥灾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

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大學未建六年宮殿官府多所構

嘉靖八年後漢傳三十一 琰

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記曰盤庚以耿在河北

不絕乃度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

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

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

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

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

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

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

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

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日

也不覺悟下為霧也

音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

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

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

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

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

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

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

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

熒惑南方

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

正月三日至平允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三

卷

日三公卦也

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宗廟前書曰梁人

焦延壽字

穎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

雨寒溫為

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

九日並為

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公之日也

春秋元命包曰

而此曰三

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

符經曰泰

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

公卿大夫

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

書曰君為

元首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

人君同政

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

體也

詩

雅曰節彼

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

高峻貌也

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

三公也言

三公之位

天下之人

共瞻視之

競託高虛

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

斗為區四

區為金四金為鍾也。劉放曰注四斗為豆四

斗為豆按

傳曰四斗為豆四

仰寢疾自

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

之速以此

消伏灾青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

委任三府

三公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

歸責舉者

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

疎小綱數

所謂發憤

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

能面譽也

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

伏鑽鼎鑊

死不敢恨謹請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

使對尚書

更對也

顛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

忠臣孝子

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十一

日

炎

炎

炎

炎

慙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誠也欲陛下修

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

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

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

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百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

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灾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

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未平歲時未積便更

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之離房別觀本不常啓而皆

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之貲巨億為計易內傳曰

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灾火是故魯信遺早修政

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者異記曰僖公三

憂閔玄服辭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

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

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入請命願撫萬民則不寧

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

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日加申日在申風從

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灾必當為旱南

為徵故為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

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

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十一

五

者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為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為善夫為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為善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暮從今日至明日也陽口是則景雲降集青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曰慶雲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顛以陵園火災故引之也青沴謂災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

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無貌濁清靜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以

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於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

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

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犯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

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

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

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

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少陽

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

戊巳戊亥之間為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

之可知夫灾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

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

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

誰與足水旱之灾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

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

革鳥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六綈足履革鳥兵木無刀衣緼無文約身薄賦

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導前典惟節惟約天下

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

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已曰雉有野鳥升于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

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德三年有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宋景以延年景公時災感在

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

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常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災感必退三舍

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

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

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熹子也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推步三統感今當在翼九度

翼南方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

宿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與鬼東入軒轅出

也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

陽之精也天之使也安惑南方火帝熒惑者至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二 炎

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

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公宮人侍御動以干

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筮

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止昔武王下車出

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尚書大傳曰商容之問歸以理

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

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

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

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

寧再二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

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言者臣當受苟言

之罪徵於人善言古願訪問百僚有違臣丑夜有白氣從西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漢志曰時客星氣

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續廣二尺長五丈起

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者何大火也春秋

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參星下四星者何大火也昭十

左右有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心星也大火為大

辰罰又為大辰爾雅曰大辰房為大辰爾雅曰北

辰李巡曰北極也北極亦爾雅曰北宿而連三宿者言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炎

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

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鬼天官

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刈之變見西方亦應三

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臣恐立秋

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

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

選賢能以鎮撫之回易金精之變責歸上司馬也建武

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宜以五

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

以厭金氣也并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旗也書玉板之策

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

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

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

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劾其所考者或

非急務又恭陵火災王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多

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

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灾凡諸考

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龍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

嘉靖八年刊

謹責也韓詩外傳曰

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方主春生五穀之

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也司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為司徒至久無虛

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

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

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巳二年正月乙卯白虹

丑夜有白氣入玉井金能勝木

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

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

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

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

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

十年基當作暮謂以三暮之法推之也詩祀亞樞曰凡推

詩祀歷樞曰卯酉為革

政午亥為革命卯在天門出入

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天門戌亥之間乾

君象也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

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

惡則亡於易雄雌一歷今值困

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

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

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

辭也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

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

允為澤水在澤下是謂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

固守不離於道也

潛龍養德幽隱屈危謂

順帝為陰王即位之元紫宮驚

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

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意慮而

豫防之臣以為戌仲尸

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三下

十

矣

之罪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宣因

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

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詔求幽隱

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

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詔顛曰對云白虹貫日

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

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

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顛對

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道萬物王者因天

禮記月令孟春德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天子命相布德

存諸孤省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九掩

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

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

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每

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豫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

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

開長姦門與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

衡宮禁嚴密此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

北斗主為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

運平四時嘉靖八年刊

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臣誠

愚贛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

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

以動運故三百歲斗歷改憲也。劉攽曰按文計當三

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

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

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後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

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

衣青衣服倉王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二百年而輕微之

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

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

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

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

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

以荅聖問顛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

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

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

剗舟剗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剗木為楫聘賢選佐將

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羣龍喻賢臣也鄭

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

禹與稷契之屬並在朝

嘉靖八年刊

卷之二

二

炎

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

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言國有善惡

也言國有善惡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

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灾害屢臻

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

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進德則其情不苟

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

聽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賞罰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

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遠

人望逆天統則灾青降遠人望則化不行灾青降則下

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

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濬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

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豈可不剛

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

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學道術清亮自

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至冕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

朝廷前加優寵實於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

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謂之大音

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

謂之大器其功既薄故晚成也嘉靖八年刊

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

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

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

情同激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

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聞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

為人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

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

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若還瓊

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

詳矣臣類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其數願

況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

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春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

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

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

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

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

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

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六

十四

琰

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謂謀謨之臣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

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為地震為雷雷在

地也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

進也上帝天帝也雷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

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

甲拆也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易卦文王者崇寬大順

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

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

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

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
無歲雷以冬鳴也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
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
發大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

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

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

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尚書洪範記日月行中道移節

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

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

同合大白金也歲星木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

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石氏經曰石氏經曰

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

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

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

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

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朝廷勞

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

龍一長八尺一石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

三

三

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及市中以祈馬禮記歲早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從市不亦可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平見禮弓贏

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比類也時恭陵百丈無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

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灾為其方也簡少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

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夫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

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

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皆略如種羌寇隴西

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以此結

後漢傳三十一
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陽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

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灾異尤數延熹九年楷

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

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

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臣切見去歲五

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

為端門軌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

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

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

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天

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執法竊謂迫近也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

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

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

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

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栢葉有傷枯者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

嘉靖八年刊

炎

誼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於占亦與竹栢枯同

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

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

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

親戚為百姓所患瓚深疾之到官殺其所藏

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殺請廷尉以瓚宗室不忍致之

干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

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網瑨與功曹岑

請廷尉下獄死瓚音質瑨音晉而陛下受閹豎之譖

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

書司空劉茂共上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

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畧曰傷賢者

其害達賢者福流子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

孫鄧並見族滅梁鄧冀寇榮孫壽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

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

官擄杜眾傷雲以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

天下之人咸知甘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

深如今者也求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

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

之煩廣雅曰讞廷也謂罪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

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究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

自此而起淫過也昔文王一妻誕致子史記

曰大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
鮮次周公旦次成王武王發次霍叔
處次康叔封壽也
同母兄弟十人也
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

刑以廣蠡斯之祚
詩國風序曰蠡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注
言若蠡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注

云蠡斯蝮蟻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妬忌唯蠡
蟻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
又七年六

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延熹七年也表

山松曰長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
可百餘尺

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也
大人天子

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
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

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
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

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祖龍
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續致瀉池君

子之咸陽過瀉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
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函者出

受書入有頃云始皇逃之死於沙丘
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

今年祖龍死
今邢州平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
莽

傳曰時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龍奔走往觀後
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

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
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

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
左傳魯僖十六年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秦之亡也石隕東
會宋公子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郡文記石曰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之因燹其石劉石注今隕扶風與先帝

園陵相近桓帝不有六喪必有

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

也其熹五年太學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

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

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

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

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

傳曰西狩獲麟何神書不合明聽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

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

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維一名戴勝蟋蟀

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

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

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

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

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陛下宜承天意

理察冤獄為劉瓚成瑨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

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闕比年日食於正朔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三

三

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

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

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經

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

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

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為天地入天

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真平

土人有三名為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

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

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

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

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物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

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

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

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

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為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

國之道多入氣生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之氣已

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

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

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

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殷紂好

范睢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殷紂好

色妲己是出為妲己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葉公

好龍真龍游延子張見魯哀公也七日哀公不禮子張

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

見之棄而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

好真龍也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

事見新序係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

嘉靖八年刊

多美傳

三五

珠

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斗二星而

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又

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此

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

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

為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浮屠不王宿桑下不

欲父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

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四

經天神歎玉女於佛佛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

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文當作諸楷曰臣

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

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

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晏後廷故用宦者

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

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

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

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

呂張澤闖入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

諸呂之乃去此其佐誅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

伊宦者趙談參乘表益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

三

奏

其後昌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

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干言神書也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

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

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

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

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

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

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

水而干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

素縹也以朱為介道首縹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

中善者悉使青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

道士琅邪干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

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詞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二

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謂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

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

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柏頭鼓琴焚香讀邪

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

悟耳今此子以在鬼錄勿復費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

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

失陰陽則其道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人帶神聖要語時

象為人法讀當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眾得之謂神

下授人以言用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為除灾疾用之

所向無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

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大傳陳蕃舉方正

不說鄉里宗之

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

嘉靖八年刊

黃琰

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而

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

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

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

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

其敝也巫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頻微不至蘇竟飛書清我舊陰縣

屬南陽與光武郡故云我舊也同襄郎灾戒寔由政淫

郎襄列傳第二十下終

後漢書二十下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三十一

郭伋傳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前書云解字翁

茂陵也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

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

大尹王莽改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二輔連被兵寇百

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衆保營莫肯先附更始

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

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

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二十一

一

黃憲

以彭寵之敗離猶遭也

民多猾惡寇賊充斥

是預注左傳曰

及到示以信賞糾

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

邊境苦之伋整勤

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

敢復入塞民得安

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

羣起九年徵拜相

川太守召見辭謂

因辭而帝勞之曰

賢能太守去帝城

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子莊

曰河潤九里君銜

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士

耳深宜慎之伋到

一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

陽夏縣名屬陳國夏亥雅

及襄城召吳等勅

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

自効專命謂擅也

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果等黨與

聞伋威信遠自江

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驛

連續十一年省朔方

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

伋為并州牧過京

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

宴語終日賞賜車

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

天下賢俊不宜專

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任并州素結

恩德及後入界所

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

民疾苦聘求耆德

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

曰謀於長者必始

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

操几杖以從之始

騎竹馬道次迎拜童輩對曰聞使

君到喜故來奉迎

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

問使君何日當還後漢傳二二仍謂別駕後漢傳二二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仍為違信後漢傳二二遂止于野亭頃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仍可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傲傲也且匈奴未安欲使傲也於其事故不召仍知盧芳夙賊夙賊也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仍乃亡入匈奴仍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仍輒散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傳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繫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在河東郡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臯令成臯縣屬河南郡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二

三

黃

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

水排鑿為農器排音蒲拜反冶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鑿古字通用也

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

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

也遷南陽太守為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九十數處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

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未欲降避功

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

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

譬聖德威侮二垂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陵虐中國邊

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

弓也橐音高詩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

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

休足於內郡休足止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

為師克在和不在衆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

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

天應人其所征討也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二年將帥和

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

軍壘則將帥自厲厲勉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

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

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
 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
 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
 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
 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郡
功曹也書曰如
 有一介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
 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
 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
 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
 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

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
 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
 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
 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
 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
 國命歛持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
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
 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
 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
 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
 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與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
 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十一

五

黃曉

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又遣圖

鄆魏昭王之原君夫人平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

屬謂公子曰今耶鄆曰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

姊耶公子患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

人所殺公子誠一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

令奪晉鄆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事有煩而不

可省費而不待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

心朝廷謹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

年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

孔奮傳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

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

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過於已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

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

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

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

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百賈為主夕市夕時而每

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

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

嘉靖八年刊 友美傳下 麗

茹廣雅曰時茹食也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
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
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
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
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
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
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
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
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
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

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氏人便習山
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群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
令要渡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
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
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
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
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
清平弟竒游學洛陽奮以竒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
鄉閭卒于家竒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義定義奮晚
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之說猶今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魏

張堪傳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

征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

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

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

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

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

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而堪去職之日乘

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為魚復長

魚復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魚復

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
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傳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

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世為邊郡守或

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襄成哀間為右將軍祖

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皆有名前世

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蜀也西州平

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

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護謂名屬廣

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

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

士薛漢漢字公子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

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

舉其罪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

遣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

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

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

訶之曰君困危督亂邪禮記曰語遂絕融繫出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十一

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

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故人

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

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

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

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

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

軍襄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襄臣之曾祖丹臣之

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賞赦也由是顯名舉茂

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

事虜人過五千人劉放注曰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

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

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用兩炬交縛藝火營中星列

三頭手持一端使敵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

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斬首

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躡藉也藉由此不敢

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

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

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

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一

處

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則作協韻音

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

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

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

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乃緣縱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

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

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

以此為譏卒于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

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美節位至琅邪會稽

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

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音信

仲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欒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

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

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

邪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不行而疑以明帝之引

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

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

於感言高祖明帝初怒欒

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三十一

王堂傳

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也初舉光祿茂才

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齊州東河縣東永初中西羌寇

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

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

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刺史張喬

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

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

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閑閣上病

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

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諫郎曰議

秩六百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

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

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

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廢循

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

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

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

高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三

魏

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傳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

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景知名也祖父純字桓公有

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

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

號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為奉車都尉嘗因軍

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

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

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

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

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

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換為并州刺史以淮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

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

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常

不常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

與中常侍具瑗交通會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執援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三

魏

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又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乃藏復讎鞭平王之尸餘見冠榮傳毋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武州上祿縣界有仇地山東西懸絕壁立有仞故藏於其中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剋會也

此經月得傍達嵩之寢室出其牀下值嵩在廁因殺

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宗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位負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

五

禮

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
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讎
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
露所不能沾不常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
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毒
也也使嵩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
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
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
而武威段熲與嵩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
辟不常不常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
追咎不常前報嵩事以爲嵩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
天也而不常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常多將賓客奪
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
曰若賢不得不常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常奉
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
以是衰破及段熲爲楊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傳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
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以忠臣
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

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
 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
 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
 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
 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
 其餘黨輩原為平民也原免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
 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
 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
 縣邑採問風謡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絜吏民良猾悉逆
 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懼乃發兵與荆州刺史王敏

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誅續降續為
 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
 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
 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
 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
 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稠鹽
 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稠短衣也廣雅云即襜顧勅祕
 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毋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
 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
 使督之名為左驕驕驕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三十一

三十一

瓊

賈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緼故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歛不受賈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傳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為京

兆令有政理迹舊交耻土多珍產明璣璣珠之不圓者異物翠羽犀象瑇瑁

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

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瑇瑁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

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

叛中平元年交耻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

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耻刺

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

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為盜賊琮即移

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蜀復徭役誅斬渠帥

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

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

後郡縣重歛因緣生茲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十一

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駭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瘦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傳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高城縣屬也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

以備不虞不得行來

行不猶也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

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

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

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

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

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

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

畝歛十錢而比水旱傷

孫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

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

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

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

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這

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

以從苟欲割割也故黎

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

當隆盛化而卒被詔

書畝歛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悵悵

悼心失圖夫什一而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

七

瓊

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

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

取之人不肯盡力於公羊傳取之蠲蠶子也公羊傳

常也注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冬蠲生此言蠲生何上變古易

益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

之法哉謂秦始鑄銅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自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

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

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

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

結十萬餘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

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

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

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

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

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

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

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危死

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

嘉南八年刊

後漢書卷之

十七

魏

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釋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

地者也有名稱續字公

贊曰及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定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

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南故曰得

也朋堂任良肱謂委任功簿應嗣郡中陳蕃主二蘇勁烈羊賈廉能

季寧拒策城隕衝朝韻音普勝反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終 後漢書三十一

樊陰列傳第二十二

後漢書三十二

樊宏傳 子儵 族曾孫準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

封于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

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

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

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

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鄠元水經注曰湖水

支分東北為樊氏樊氏既滅庚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

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庚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

下田良樊氏失業廣氏昌其陂又池魚牧畜有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三十二

黃珪

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側界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

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光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此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其國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



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慕追爵謚為壽張敬侯立
 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嘗賜大會宏為人謙
 柔畏慎不末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
 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
 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
 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驃騎
 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
 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
 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
 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今臣
 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
 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槨一臧
 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
 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
 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為
 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
 少子茂為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島樊氏
 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各錢五千
 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三十一

黃珪

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言也若乃樊

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

廩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

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

儵字長魚劉放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

弟名鮪知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

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也服闋

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網尚闊

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

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

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永平

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識記正五

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

交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

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

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

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

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

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

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

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

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於國云周公誅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後漢傳三二

四

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劉放

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

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

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

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助甚厚

謚曰哀侯帝遣小黄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

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員謂欠員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

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

歲獻甘醪膏飴醪醇酒汁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

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

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汎嗣以次子柳亮為郎其後楚事

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

嘉靖八年刊

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

也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紀汜卒子

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

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

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

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兆二縣令零陵太

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准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

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

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

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

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

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尚書曰召公為師相

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

西誅戰不遑啓虜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

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

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

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

子射於矍相之圃也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殿歸也

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

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

也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其求政化衍和詳覽群言響

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

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

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

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

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

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

議議之辭議說謂言也音踐前書曰文吏則去法律而

學詆欺欺說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

苛刻左傳曰鄭立榜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

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

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

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繼

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

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

士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

後漢傳三

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

洪範五行傳謂之為太猶甚也春秋穀梁傳曰五

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

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

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

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

之文也翼翼然盛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

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池監也太

官掌御膳飲者於池苑中以竹絲聯之為禁籞也實減謂實覆其數減之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太傅太尉

也謂徵發也上自減也中都官吏在如此則化及四方人

勞省息伏見也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

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

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本農桑無乏士以備而已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

荆揚孰郡既少自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

西屯之役宜早東州之急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

任尚討之故一口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兖州時又遣如遣

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

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願以臣言下公反食音

卿平議太后伏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

呂倉守光保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食倉慰安倉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沉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暮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威名小障也大行視事三平以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二平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弟典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

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滎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滎陽郡也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為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

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
 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
 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
 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
 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悺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
 為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
 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
 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
 綱女為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
 黃門侍郎后生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

南陽弟賦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骨力建武二年為
 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
 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
 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
 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
 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
 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
 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
 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

家數人竝裁翦缺猶望也一音士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缺音義志取

夫猶望之也音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

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

與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

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之災也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

欲配侯王取婦聘親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

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

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

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前書

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會接瘞乃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

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能不興

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

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宗即

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

關內侯興與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

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平里巷輔導朕躬有周

嘉靖八年刊 後上集傳卷二十二

昌之直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在家仁孝有曾

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

汝南之鮑陽封興子慶為鮑陽侯鮑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鮑水之

陽也慶弟博為隱強侯隱強縣屬汝南博弟貞丹並為

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貞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

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

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

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新

縣屬汝南郡故城在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

得豫州真陽縣西南譽顯宗即位以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麗邑

公主光武女也公主嬌妒豐亦狷急狷疾也永平二年遂殺

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

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

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五

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子方

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直市猪肝泥竈令婦孝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

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

將疆大至識二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記竈而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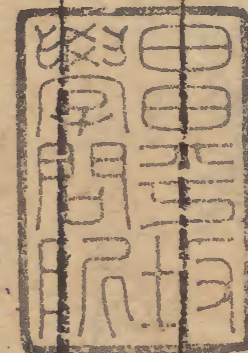
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 黃羊

胤傳 龜襲紫

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樊陰列傳第二十二終

後漢書三十二

